

文藝新刊

秋心集

朱企霞著

北新書局

秋
心
集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付排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秋心集 實售四角五分

著 作 人 朱 企 霞

發 行 人 李 志 雲

發 行 兼 北 新 書 局
印 刷 者 電 報 掛 號 一 一 六 三

× 版 所 翻 必 ×
× 權 有 印 允 ×

分 發 行 所

南京 廣州 長沙 成都
北平 濟南 西安 貴陽
武漢 開封 仙州 廈門
雲南 重慶 溫州

北 新 書 局

秋心集目次

題記

一

正編

黃了西風

一七

悼

一〇

蓮花谷

一五

世上有你

二〇

夜醒

二三

銘者

四〇

‘Tenderness’……事一

秋心（北平）……六〇

檀香（一九三四，北平）……六四

我底春天（北平）……六八

吉夢（一九三四，北平）……七三

夜行的車（一九三四，北平）……七九

自殺雜論一則（一九三四年二月，北平）……八二

爐（一九三四，北平）……八八

我是戲子（一九三四，北平）……九一

從 Inferno ……九六

幽明……一〇〇

空屋……一〇三

屠格涅夫底最後（一九三四，北平）……………一一〇

樓……………一二〇

落花曉……………一二八

南昌的夢……………一三〇

陶然亭……………一三五

離枯嶺……………一三九

附畫清底譯文四首

燈光（柯羅連珂作）……………一四三

競爭者（屠格涅夫作）……………一四五

玫瑰（全上）……………一四八

藍色的王國（全上）……………一五二

附 編

創作的心理……………	一五五
猶太人（南昌）……………	一五六
伏罪……………	一六〇
生的堅忍……………	一六一
超僞光明……………	一六三
雪朝（北平）……………	一六六
同病……………	一六九
對于蠅……………	一七〇
「每周文藝」發刊辭……………	一七七
雜論自覺、生活及創作……………	一八二
論中國文人之器（一九三三，北平）……………	一九三

題記

收在這兒的幾十篇散文和小詩，其中大部分是我過去十年間爲了鬧着性的感情事件陸續寫下的，其餘則是屬於一般性質的，現在把前者列爲正編，後者列爲附編，成爲一集。這些原都並不是什麼傑作佳構，然而現在所以要這麼辦，也無非是想要爲自己已逝的半輩子的生命，粗略地留下一點記憶。這是一件亦悲亦喜的事情。尤其是關於前者，因爲我過去的生命底大部分，就幾乎全是爲了那一類的事情，而耗費掉了的。現在我對着這麼一堆陳跡，一時真是很難于決定是否應該爲自己表示出一點悔憾。

我過去因爲生長在一個特殊的教育與經濟環境之下，有着大量的時間與自由去支配自己，于是在青春期間，便不幸地却又必然地，讓自己獻祭了在戀愛上

面。在過去，戀愛幾乎成爲了我一切活動底中心，而任何事功卻遠遠在其外，因此我如今在這後一方面的成就或者說貢獻，才會如此其渺小。然而很不湊巧的，是我所處的時代，却又正是一個艱難的時代。因此我常看見有許多同伴爲了担负着時代的任務而弄得手足胼胝或焦頭爛額，有的則甚至于喪失了生命。而我自己呢，却永遠是逍遙着。當我偶然想起了這些的時候，便往往不禁覺得自己實在是太不應該。尤其是在某種時候，我甚至于感到自己就是連戀愛也並沒有幹好，而只是在那兒演戲，一切都只是假作。這個發覺，可真有一點使我失措，因此我乃痛感到自己半生爲人可真是毫無是處，實在是過于可哀了。在這樣的時候，我對于自己底過去，所感着的便彷彿只有悔憾。

不過，却也有着別樣的時候。

所謂別樣的時候，則是我能把自己過去的戀愛，親切地回味了起來的時候。哪怕那種回味只有一刹那，但那一刹那裏却往往有一個滿足、一個淒動、一個真

實的快樂。因為這，我才悟到現在的這種一刹那雖只是一刹那，但在過去這種一刹那却又往往是一種恆久，那種恆久裏既然能有一個神聖的充實，則自己過去的行爲也許就不能一定完全說是演戲，而認為絲毫沒有意義。在這樣的時候，我雖然一面覺得自己處在這一個大時代裏却讓自己儘是關着一些十八世紀甚至十二世紀的感情糾紛，本來是很不應該，但同時我對於自己過去的行爲畢竟倒也不無它獨特的生命的這一點，却也又想加以相當的肯定。

當我正在爲一種逼人而來的衰老之感所窒息着的時候，我有着前一種感覺。當我正因了一點大自然或人事的感觸而面接了自己底過去的時候，我有着後一種感覺。人是不應該咀咒自己底過去的。縱然過去是錯誤，那也只應該對它加以理解與撫摸，並從而利用那已經死掉的自己作養料，而培養出新的生命來。當然，這兒首先便需要着對自己有一個首肯，一個祝福的心境。我現在却幸而彷彿還能夠有這種心境。因此在進行編理着這些稿件的當中，我便竟連想到要把這本小書

題作「檀香」的事，就也曾有過。但繼而一想，倘真是那麼辦，那却又多少總有點暗示自己今後還要在這方面有所作爲的樣子，但其實却是決不打算再有了，故乃終于把它改成了今題。秋日的午後，獨自一人坐在書齋裏穿過窗子眺望着外面園子裏遠處籬笆上的薔薇，哀愁地浴在通黃的日光裏：現在當我把這些剪貼的稿子從頭細看一遍，而編理完竣了的頃刻，心裏的確有着麼這一種淡而蒼涼的感覺。

到現在，我大抵真是過到了但丁所謂的「人生底中途」的時候了。這原是一個危險時期：苦悶，而對於自己底過去却多半只會感到昏聩，得不着正常的理解。但如果一個人還能夠從此繼續生活下去，則再經過一個時期，當然有的甚至于需要十年或二十年，却又多半會從新明淨起來，而能夠智慧地照澈自己底生平，並能夠從一個新的視角裏去對於自己種種的過去，加以新鮮的評價的。我彷彿覺得在前人底腳跡上，就很有過一些這樣的例。因爲年齡對於某一種人類底感

情所具的威力，至多也只能使它暫時地入于昏眠狀態，却不能根本使它死滅。他們和一般人的不同之處，便在于他們能夠保有一個永久的青春。因此我乃想到倘使在若干年以後，自己幸而也多少能達到這種境界，我便將努力使凡與我底青春期的生命有過交涉的人們，當然有的還是本書裏絕未提到過的，都在我底心中與筆下，一一充分地復活了過來。在本書裏她們所留的影子是過于模糊的、簡略的、不充分的、甚至於有的還連什麼痕跡都沒有，但在將來，我將爲她們卽爲自己作出一幅幅詳盡的畫像。如果說那種工作也能算是不十分多事或荒唐，就讓我在這個原諒之下期待着那種工作時期底來到罷。

以上都是關於正編的話。關於附編，彷彿是沒有什麼必需的言語要說。要之，無論是散文或小詩，這也總算是我過去的一點偶感底記錄。但對於偶感這東西，我已往却彷彿總是不大愛惜的，故總是隨便地讓它過去，而不願意斤斤然麻煩着要把來形諸筆墨。也就因此之故，所以十年來時間雖不爲不長，而積聚起來

的分量，却竟會是這麼少。于此我却回味到正編裏的那些文字底產生，原來都不過是因為我當時的心境無法排遣，逼得不能不寫，才那麼寫了出來的，而在提筆的當中，就從未想到過那是在作文，或在從事于藝術的製作。然則像這麼一些即就草性質的東西，倘使今日在技巧上果然顯得很是不高明，自然也就並沒有什麼可怪了。

這本小書底編成，當然不免是告白了我過去的邇漫生活底結束，這以後，我或者要把自己底精力與時間，去注在別的方面了。然而要着手來編理這些東西，要能夠有把自己底過去認真地凝視一下並使它告個結束的決心，却也頗需要一點含有安定性質的力量。這力量，是一個快要與我締結共生之緣的人最近所付給我的。爲了感謝，我便把這本小書進獻與她。

我所願着開放在秋日的陽光裏的薔薇，也能夠有着它底獨特的芬芳與美麗。

黃了西風

黃了西風，

也黃了路草，

空剩枯枝頭的老鴉
歌曲亦未能成調。

任山行的過客

隨意放開步履，

加重或提輕了腳音

都只是無須的顧慮！

縱老僧尚未圓寂，

但塵封的寺門

不早已加了重扇

更沒一半個的指痕？

夕鐘催不成清夢，

朝朝獨看殘月，

連殘月裏也有他

昔時幻臨的舊影——

本不能解脫，

也不欲解脫。

一九二八。一，二四之深夜成，南昌。

悼

記起了

兩番相逢，

却是用死別作了結束。

撫着你底尸骸，

雁飛無語，

黃葉滿地，

追憶遠鋪在荒山之巔，

淚眼也清明，

但昔日欲死之心